

风过嘉平送花香

□ 王忠德

清明节之后，朋友约我到嘉平，踏春赏花。去参观一个果园，再感受一把春天的繁荣，享受一通被枳壳花盛开的清香所包裹的氛围。

嘉平是江津区南部山区的一个镇。四面山庇护着她，骆峡山滋润着她，猫山宠爱着她，笋溪河环绕着她……实实在在的青山绿水，明明白白的山清水秀。

嘉平的春天很美。满目苍翠，山花烂漫，浓妆淡抹，多姿多彩。起伏连绵的山丘上，缓缓流淌的笋溪河畔，新枝新叶，浓绿翠绿，色彩斑斓。各种各样的鲜花纷呈，竞相绽放，百花争艳，各美其美。更有那漫山遍野的枳壳花，给人一种特别之美、深沉之美、广阔之美。

我们去的嘉平镇天水村果园，在嘉平镇笋溪河上游两公里处，是一个得天独厚、自然清纯、人见人爱的地方。到达果

园附近，枳壳花的香气从车窗钻了进来，免不了让人做了几个深呼吸。一下车，香气漫过全身，把你紧紧包围其中。看不见的香味，从你五脏六腑中流窜，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欢快地欢跳着与你相伴。迫不及待地去看那枳壳花，花朵不大，小朵小朵，密密匝匝。或单朵或簇拥，怒放的笑似脸，待放的如微笑，单朵的犹独处，成簇的似聚会。洁白的，淡黄的，舒展的，相拥的……好多好多，朵朵飘香。一树一树，一片一片，那纯洁那规模，足以一见一闻就陶醉。这是一种连山连沟的美，成片成林的美，这也是一种树树枝枝喜上眉梢，朵朵花开都充满希望的美。她美得纯真，美得实在，美得简单，美得深厚。

天水村果园，现有518亩枳壳林，还有60多亩多种多样的小水果。果园的主人告诉我们，枳壳是一种传统的优质中药材，也是很好的健康饮料，市场前景很

好。江津境内笋溪河边的嘉平镇与綦江河边的广兴镇、夏坝镇一样，有种植枳壳的传统。为了提高品质，增加产量，塑造品牌，果园从树苗栽种到日常管理都十分认真精细，而且重视基础设施建设，为了保证果树浇灌，专门修了三个小水库，两个山平塘。安装灌溉用的水管120千米，滴灌面积400多亩。修了环果园公路15千米，生产便道20千米，先先后后投资2000万元以上了。规模逐步扩大了，并带动全镇种植了枳壳四五千亩，增加了农民收入。他们果园的枳壳年收入130万元以上，其中支付果园施肥、打药、修枝、捡枳壳（青枳壳）、采收等费用每年就50万元左右，这都是当地打工农民的收入。

成群的或单飞的小蜜蜂，飞来飞去，忙个不停。我特地观赏了蜜蜂的家，一派忙碌景象，那蜂房的家门口，蜜蜂们进进出出，井然有序，十分繁忙。它们也不负春光，不负枳花，采蜜不停，酿造甜蜜。

拍了好多枳花照片，一朵一朵的，一簇一簇的，一树一树的，一坡一坡的，一山一山的。特别是蜜蜂采枳花蜜的场景，动感十足，天然组合，各得其所，和谐生活。

我即时选择了一些照片，发给了在重庆中心城区的朋友，发给了在江津城区的亲友，也发给了远在黄浦江畔的小外孙。分享这春天之美、乡村之美、家乡之美。

我闻着花香，遐想联翩，画面可以传递，这香味呢？什么时候可以像发送照片和视频一样传递香味，那该多美好啊！我会即刻分享这枳花的香味，把它传到解放碑，传到黄浦江，传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朋友们都能即时闻到这清新淡雅又浓郁醉人的枳花香。

天随人意，一阵阵春风吹拂。吹过了山坡，吹过了果园，吹过了笋溪河，吹过了嘉平镇，风中带着花香，风中带着欢欣，吹到了远方，送给了亲友。朋友们会闻到的，远在浦东的小外孙也会闻到的。

我在乡村和市井之间寻找和阅读古典

□ 庞国翔

我在乡村工作近22年，在城里已工作16年，行走于城镇和乡村之间。山村的山清水秀和城市的热闹喧嚣，我都有深刻的体会和认识。

我行走于山乡小道和城市街巷。且走且读，且行且吟。感受到生活工作的艰辛和幸福，在生活和工作中，我又感受到寻找和阅读古典的快乐与喜悦。

其实，我的工种非常单一。工作近四十年，一直都与“文化”二字沾边。刚参加工作是乡镇文化站长，后来任宣传委员，再后是任分管文化的副镇长。调到城里后任区委党史办副主任、文广新局副局长、文化委副主任，到后来又任区文联主席……这都与“文化”有关，但我不是“文化人”，我只是为“文化人”服务的！

在阅读时我就有写写画画的爱好的，还曾在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散文。工作后我就常常写一些酸不溜啾的文章和无病呻吟的诗歌投稿。发表了几次后竟然欲望膨胀，想要当一个研究地方文学的专家……

18年前的春季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在江津长江边贾坝沱过江去九龙坡区西彭场。老翁翁说这里清代曾出了一个秀才叫钟云舫，写了上万的楹联，还写了1612字的天下第一长联，刊行了《振振堂联稿》多卷……可惜这古书没了。闻此言我十分

时，因对社会现状不满而隐居江津县圣泉寺所著的书籍吗？王州判毁前将此书稿高藏在圣泉寺石岩一洞窟，并锡封无痕。150多年后当地一石匠悬崖采石建渠发现书稿，取出后流失于民间。在我的努力下，《巴山七种》得以送到江津区图书馆收藏。作为分管副局长，我先睹为快，快速而认真地通读一遍。《巴山七种》共分《皇朝冠服志》《治官记异》《放言》《衡言》《江州笔谈》《白岩诗存》等共22卷。读后真有酣畅淋漓、醍醐灌顶之感。后来图书馆馆长奖励了宣传委员500元，我给他发了证书。

2017年年底，我在江津区鹤山坪采风，经一位姓谷的同行好友引见，我发现一部清代江津进士李嗣元的线装诗集《日慎斋诗草》，这也算是一个大的发现。在后来召开《江津清代诗人李嗣元与曾国藩研讨会》上，专家们如获至宝，高度评价。李嗣元不仅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而且这部书是重庆目前发现的唯一由清代重要历史人物曾国藩作序的诗文集。

三年后的一天，我因事拜访江江区文友熊君和母君。在他们处我偶然看到一箱馆藏古籍《船山诗注》20卷。细看这编注者，竟然是江津清代进士李岑和江海清。张船山可是清代大名鼎鼎的诗人，与袁枚等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被誉为“青莲再世”“少陵复出”，也是清代“蜀

中诗人之冠”，算是元明清巴蜀第一大诗人。我左劝右说，他们勉为其难，才将古籍借用于我。我与我的团队商量进行古籍再造后奉还。

其实，在30多年间，除江津本土外，我还到隆昌、合江、叙永以及温江、华阳、简阳等巴蜀之地，收集到了著名文化人钟云舫、吴芳吉、陈独秀等一些文献。我认真阅读这些书籍，受益匪浅。它们也是我的宝贝。

行走于斯，我发现古典，我阅读古典，我吸收了最为丰富的中国古典传统文化的营养。且行且吟，我撰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我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取得较好的成绩。我被重庆市评为第一届和第五届“十佳读书人”，创作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红色掌柜》（与会合作）、《钟云舫诗话联话》《钟云舫民间故事》《日慎斋诗草笺注》《江津往事》一、二卷和编辑了《江津历史古诗选读》《江津诗闻70年》《沙城纪事》等文学和文史专著共22部。其中，《钟云舫民间故事》获重庆市第八届文艺奖。在各国各报刊杂志发表各类作品8000多篇（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创作并投拍的九集电视专题片《联圣钟云舫》，进入文化部公共文化资源共享库，并在相关电视台和平台播出……

山乡市井藏古卷，吹尽尘沙始见金。在山乡和市井中，我快乐地寻找古典，我幸福地阅读着古典……

四面山旅游开发的历史转折

的一把夺过桌上的饭碗，有的去甑子里舀饭，“你们当官的吃得，我们老百姓也吃得！”几位伐木场领导急得手足无措。只见辜文兴书记放下饭碗，不恼不怒，默默地注视着冲进饭堂的几位妇女。此时此刻，他胸中激荡着深切的理解和同情。这些都是勤劳朴实的妇女，都是我们的好姐妹，民以食为天，没有解决好她们的吃饭问题，作为县委书记，他不仅万分难受，而且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蓦地，辜书记站了起来，他动情地注视着几位妇女，注视着围观的群众，大声说道：“工人兄弟们，家属姐妹们，你们的困难县委、县政府已经知道了。我们这次上山，就是来调查情况，想方设法为你们排忧解难的，这次不拿出具体的方案，我们决不下山。请你们放心，党和政府一定能够妥善解决你们的困难！”

一席出自肺腑的滚烫话语，温暖了工人和家属们的心，围观的停止了吵闹，抢饭的也停止了行动。群众期待着他们的书记给他们带来新的希望。

次日，天刚启明，我随县领导们驱车来到大窝铺原始森林，徒步登上1552米的插旗山。钻入林间，腐叶松软、藤萝横蔓，充满原始情调；登上山峰，无垠的原始森林，半球形的树冠构成茫茫林海，浓绿接天；遍野野花烂漫，处处秀竹苍翠、山野风味浓郁。大家感叹：多美的大自然风光啊，如果再不下决心，这片林子很快就毁灭了。

辜文兴书记对大伙儿说：“这样宝贵的森林资源，决不能让它毁在我们这班人手中，我们要对林区人民负责，对江津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对国家负责。”一行人对四面山的旅游资源进行了全面考察后，当即在林区召开现场会，作出了一项划时代意义的决定：停止砍伐树木，封山育林，大力开发四面山旅游事业，并把它作为振兴江津南部山区经济的重要战略措施。

会上同时研究出具体措施，以解决林

业工人的困难。

“保护、利用、开发、管理”四面山的“战斗号角”吹响了。

艰苦创业，白手起家，一切从零开始。当年，四面山接待游客1145人次。

1987年初，全县公开选聘3名旅游局副局长。他们上任后，就一头扎进四面山的深山老林实地考察，勘线路、控景点、定食宿处，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绘制出了规范、准确的四面山导游图，为全面开发四面山奠定了基础。江津电视台、重庆林科所率先用电视专题片的形式，向社会展现了《旖旎风光四面山》的神奇风姿。随后，市、省以及中央的数十家新闻单位慕名而来，向全中国、全世界广为宣传。

1987年9月，江津县人民政府四面山管理委员会成立，为开发旅游和建镇做准备；同年12月，江津县旅游局正式成立，由此，江津的旅游管理体制从无到有，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

外国朋友、海外侨胞、国内游客纷至沓来。沉睡的四面山苏醒了，沸腾了。改变山区贫困面貌，振兴山区经济的“金钥匙”找到了，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条金光大道。

1987年4月21日，聂帅住所。88岁高龄的聂帅兴致勃勃地观赏着家乡送来的《旖旎风光四面山》录像片。荧光屏映出四面山浩瀚的林海、壮观的瀑布、秀丽的湖泊、奇特的山石、奇花异草、飞禽走兽……啊，绘不尽大自然美妙神奇的画图，唱不尽大自然朝气蓬勃的生命之歌。聂帅连续看了三遍，心情十分激动，欣然命笔，在宣纸上写下了“四面山风光”5个遒劲有力的大字。

1988年10月，江津撤头道河乡，设四面山镇，四面山镇肩负着开发旅游和发展农村经济的双重任务。1988年，四面山兴起旅游热，当年接待游客突破3.59万人次。

随着四面山旅游事业的开发，山里人旅游意识、商品经济意识和艰苦创业意识

有了明显增强，在这沉睡的深山老林里，奏响了一曲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者之歌。

洪洞村，群山怀抱，深沟壑谷，与世隔绝。1989年6月25日至1990年5月1日，洪洞村村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投资投劳筹资50多万元，没向国家要一分钱，仅用307天时间，打通了长272米、高5米、宽4.5米的洪洞隧道，修通了2.5公里的水（水口寺）朝（朝阳观）公路，使千古天堑变成了通途。

四面山人为国分忧的精神，激励着全县人民向旅游事业的深度和广度进军。道路、景点、食宿、娱乐等一系列旅游服务设施先后建立和完善。场镇规划逐步展开，商业网点鳞次栉比。林业工人一部分转行为旅游服务，一部分搞营林造林，1000多名林业工人及家属脸上绽放出满意的笑容。

1990年，入夏的四面山，处处花红树绿，笑迎远客。中国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著名书法家、诗人柳青等10位书画家们来到四面山，创作出200余幅精美绝伦的墨宝。

1985年到1990年，四面山累计接待中外游客40多万人，创收650万元。1988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四面山为市级风景名胜区和自然保护区；1989年8月，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四面山为省级风景名胜区；1994年1月，四面山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同年接待游客突破7.7万人次。

亲身经历了四面山的旅游开发和蓬勃发展，我情不自禁写下了《野趣迷人的四面山》一诗：

山长青／水长流／绿水青山任我游／飞瀑流泉洗红尘／栈道索桥慢步走／原始森林多奇观／洪海荡舟乐悠悠／呵／野趣迷人的四面山／绿色名珠美名留……

青山不语花常笑，绿水无音鸟作歌。四面山是一座巍巍丰碑，颂扬着那些保护绿水青山并将其变为金山银山的开拓者！

曾冬的小渔船

□ 施崇伟

我家门前有条小河，瘦瘦窄窄，清清澈澈。河码头边，常泊着一条小渔船。长梭般的，浮在水面，风轻来，船轻轻漾，像一条大鱼，起伏着深呼吸。一根细缆牵着，荡开后，又漂回来，那份牵挂，像我对家乡的感情，久不久，就会回来看看。

站在岸边，望及河边，眼睛里像渗进沙子，目中所及之物感觉异样。河埠头缺了个口子？水位高低不平地倾斜？定睛分辨，哦，是小渔船不见了。

此前也常有不见小船的情形，一般是晨起时，那时，曾冬早已起身，划向下游更深的水域，撒网捕鱼去了。

曾冬是邻居。他老汉和我爹是儿时同桌，我们虽算是世交，我却比他大出十岁光景。我上师范时放假回家，总能在小河里见到这个“浪里白条”。等我成家后再回故里，他已成当地有船有证的正式渔民。

曾冬和小渔船的忙碌在早晚。

傍晚，是一天劳作的人们的闲暇时分。村民们端着茶壶，或烧着纸烟，在院坝里闲淡地说着春播秋收，或张家女出阁李家猪下崽。曾冬却没有功夫应付闲聊。他长篙一撑，小船斜索转身，便向着河下游的深水处驶去。我在岸上望着，像望着一片悄然而去的树叶，在金色波浪中摇摇晃晃，一会儿就没了影子。那是捕鱼撒网的最佳时间，仿佛农民处于雨水时间的插秧播种，误不得时节。等他撒网归来，各家烛火已剩余烬。他却吆喝着，来二两酒，暖暖身子，消消寂夜。

待到天明，便迎来了捕鱼人的收获时分。小渔船沿着头晚上的水路驶去，虽然网在水下，捕鱼人熟捻每一个网格的方位与深浅，也清楚不同时节、不同水域，有不同的收成。好像鱼儿是他自家养的牲口，胖瘦、长短都在预料之中。所以，哪家来了客人，想要水蜜子，哪家要去城里走亲戚，想捎上一条河鲤，头天都可以向曾冬预订。他能很有把握地告诉人家：“明早八点来取！”

果然，取鱼的守在岸边片刻，便能看到船影飘来。等船一抵岸，曾冬揭开船头的板子，舱板下的清水里活蹦乱跳，便分装进了袋子、水桶。有捧在手上的，双手紧抱着，不敢有半点放松。不然，鲜活的鱼儿可能会用力挣脱人手，狡猾地溜进河里，逃之夭夭。

有次，得到曾冬许可，我也曾参与过他的捕鱼。

曾冬解下缆绳，我一步跨上渔船。船体太小，摇晃得厉害。蹲下身子，趴在船沿，鼻尖几乎触到了水面。曾冬不紧不慢，沉着地，一脚蹬向岸石，脚一收回，船利索地离岸，惊起潜伏在水草间的小鱼，朝霞映出它们金色的鳞光，向着四处迸射。

船儿摇摇晃晃，当驶到了撒网的沙沱子时，曾冬便停止了划桨，任船儿在水中漂浮。然后，他蹲在船头，捋到网线的头子，慢慢地往上拉网。我也靠近曾冬，帮他拉网。左手右手交替，网线悠悠浮出水面。渐渐地，有水声哗哗，那是鱼儿在网上翻卷细浪。看，网出水面了，我俩用劲一拉，直接拉到船头的舱板上。绿色网线间，挤挤挨挨，蹦蹦跳跳，有草鱼、鲫鱼、撇嘴鲢鱼……有的我叫不出名。曾冬拉住网底，一股脑倒进盛有水的舱里，得水的鱼儿和得鱼的人儿，一样欢快。

这次回家，村里也没了从前的喧嚣，枯水的小河露出寂寞的石头。那条记忆中的小渔船哪儿去了呢？找曾冬问回去。红漆门上铁锁一把像闭口的老人。转身间，那熟悉的瘦削身影出现。

“你不打鱼了？”

“政府要治理綦河，不允许捕鱼了。”

“船呢？”我不禁为之着急，不捕鱼的曾冬，日子咋过呢？

“船被收了。被一条大船拉走，往大江而去了。”手向下游指去，脸上的微笑很平静。

原来，为了保护綦河生态，几年前就不再让捕鱼了。所有渔民都交船上岸，政府给另外安排了工。曾冬去了工业园区上班，新学了烧焊的手艺。难怪他的皮肤被熏得黑黑的，牙齿还是那么白，像河边的贝壳。

我依然若失。递去一支烟，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安慰失去了渔船的曾冬。

他摆摆手，没接我的烟：“这样也好，生态改善了，水更清，鱼更多，我们生活在河边的人，不是更好吗？”

没了渔船的曾冬，才不像我这般失落。

他开了门，拉我进堂屋。堂屋正中墙上，挂着他父亲的遗像。墙下有个木柜，严严实关着。他走过去，打开木柜锁，小心翼翼地，取出一条长长的木板——船桨！

“交船的时候，我悄悄留下了它。”

这时，他伸手向我要了一支烟。然后，蹲在地上，大口地吸烟。仿佛在和一个老朋友促膝长谈……